

柴草堆

陈爱松

夕阳红着脸,像醉酒的老汉,跌跌撞撞地掉进西天的暮云里。

收工回来的人们,扛着锄,挎着篮子,说着笑着,随时停下来,拾一根枯枝,几根玉米秆,夹在腋下,拖在地上,田间小路上留下道道划痕。

灶房里女人正顶着头巾拉风箱,男人弯腰进去,把手里的几根柴放在灶前,女人一笑,招呼一声,拉风箱的手就更轻快了。

山沟人家,一般不过大事不买煤。买煤要钱,谁家也没有那闲钱。而柴草,只要肯下力气,不偷懒,就能得到。闺女找婆家,去男方家里相亲,眼睛就往三样东西上睃:家里几间瓦房,屋里几袋食粮,院中多少柴草。看柴草堆,最准,大不大?摆得整齐不?都是啥柴?正是细节处看真相呢。

农家的柴草一般都来源于庄稼。小麦收了,麦秸打成了垛,泥巴糊起来一人高,生产队留着喂牛用。如果哪个麦秸垛不糊,慢慢就会变成“掐腰葫芦”,两头大,腰间细。因为家里要做饭,得先用软柴点,而麦秸是最好的引柴。

玉米收了,棒子结成辫子挂在树上檐下。秋冬之夜,解下米,盛在大箩筐里,一家人说着闲话剥着籽。玉米芯这种柴最受喜欢,不长不短,还带着小辫子,软柴硬柴都有了。孩子饿了,母亲会在火盆里把玉米芯摆成中间空的圆形,辫子一点,放一个小锅,玉米粒就在锅里跳舞,开花,啪啪作响,过年放小鞭一样。

玉米秸抽掉了,也会一棵不剩地拉回家,堆在房前屋后,等它们慢慢地拉青涩变枯黄。孩子们在玉米秆间搜寻到青秆,吃甘蔗一样,吮吸着酸中带甜的汁,哄着贪婪的嘴巴。

棉花摘完了,棉秆运回来,堆在家中空地。暖和的秋阳下,奶奶们坐在棉秆前一棵棵地审视,不让一个没开的棉桃漏掉,不让哪怕一小团棉花再藏在荚角里。这可是孩子的棉衣棉鞋啊,这可是小褥子小被子啊。

油菜秆,黄豆秆,绿豆秆,芝麻秆,犁把地时刨出来的庄稼根,都会被村人一一运到家来,驱赶灶台的饥馑和冬夜的寒冷。

村人还会寻找别的柴草。柿子树,杨树,椿树,是不舍得砍的,那是果实椽子檩条家具啊。好在沟边岗上多是荆棘。荆棘有刺,不好拿,但耐烧,烧时还会滋滋地冒油,火很旺。

同街有个老头叫和才,他有一手绝活,能把荆棘捆得圆木般结实。不用绳子,割根荆条就行。他家的柴堆总是分外大。湿的干着,干的烧着。和才娘说给好柴火,就能娶到媳妇了。和才干活不惜力,可是家底薄,力气换不出钱来,一辈子也没有娶到媳妇。

前些天,到山里去,山上满是槐树,连空气都是绿的。槐林里,不时出现柴草堆,那是以前修剪下来的树枝,这让城里的朋友很惊奇,纷纷为之合影,并感叹说,将来可以住在这里,烧柴做饭,种菜浇园,看树绿,听鸟鸣,世外桃源啊。

山下不远处有个村庄,原来都居在沟里,后来大多都搬到沟上面去了,沟里,就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老房子。老木门,摆着矮桌,老皂角树,鸡声,犬吠,在凉阴里咀嚼的老牛……有一户人家冒出炊烟来,五十多岁的老汉正烧火做饭,院子的角落里垛着整齐的柴草,瓦房里的案板上摆着包好的饺子,大门前坐着他二十多岁的智障媳妇。

时光一下倒流几千年。仿佛溯流而上,我又回到童年时的故乡,心中潺湲着的是发黄的色彩和淡淡的忧伤……

寨坡上人家

卞卡

次是在大年初一,作为一个孩子,我心里充满了欢乐。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慢慢弄明白,那位爷在寨坡上安家,竟与寨墙上的桃园有关。南边寨墙豁口西边有一条小路,沿小路上寨墙,走约200米,先有榆树、桑树和楝树,接着出现的便是桃树。桃树有几十棵,穿过桃林,有一个黄土泥垛的园子,把很多桃树圈了起来,那个桃园属于那位爷。他的家在桃园北边的寨坡上,三间南屋,两间西屋,全是土墙,房顶苦着麦秸。他把家安在寨坡上,为的是便于管理和守护那些桃树。

按说,寨墙是整个村子的寨墙,上边的一草一木,包括寨墙的土,都属于全村公民。可是,不知从何时起,寨墙却被有些人瓜分了,谁家在那一段栽了树,就被称为谁谁家的寨墙。我那位同姓的爷,不知他的哪一代祖宗占有了一段寨墙,到他这一代,便在寨墙上栽了很多桃树。他很会动脑子,学会了剪枝嫁接,把普通桃树变成了优良品种。他用土墙圈起来的优良品种,结的桃子被称为“五月鲜桃”,个儿大,汁儿多,很脆很甜,麦收时节就熟了,缀满一棵棵桃树,与绿叶相配,成为寨墙上的一景。受阳光照射,那些桃子白里透红,很惹人喜爱,常有本村和周围村子的,挎着篮子进园选购,走亲戚,看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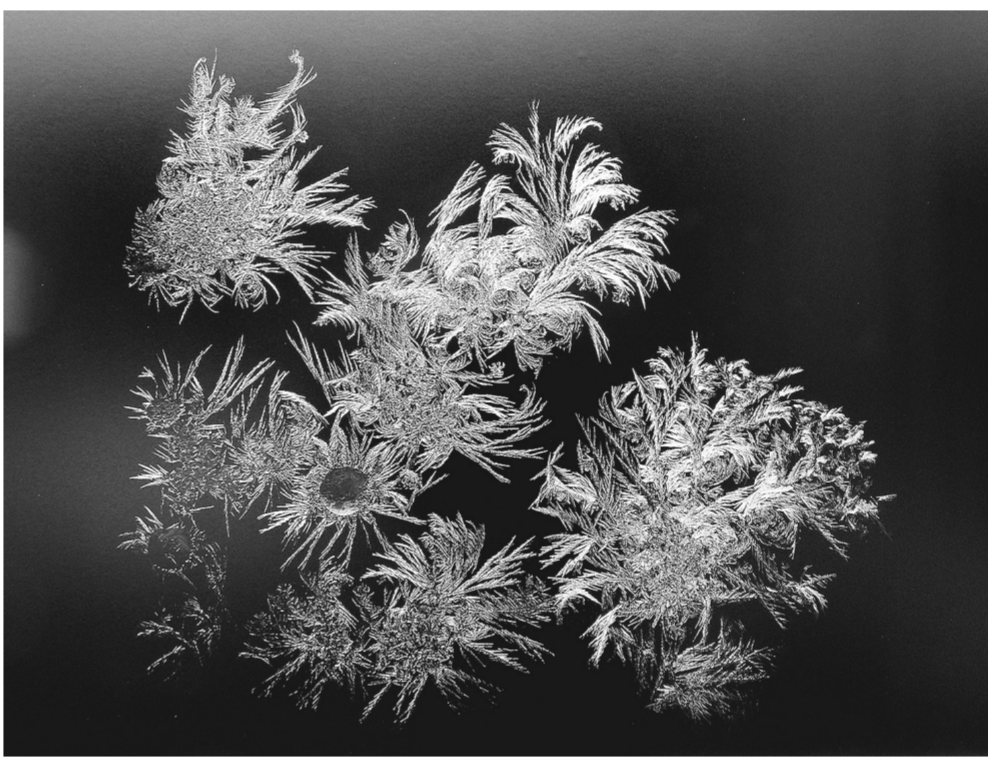
我等孩童不懂事,阳春三月的时候,桃花开,一片霞,总爱在桃林里疯跑,看蜂飞蝶舞,听鸟儿鸣唱,甚至折断开满花的枝条,编成花环,戴在头上,恶作剧地在寨墙上嬉闹。一次,我们正兴致盎然的时候,那位爷突然出现了。他没有呵斥我们,而是把我们叫到跟前,讲桃树开花才能结桃,

毁了桃花就结不出桃了。他给我们说,你们喜欢桃花,更要保护好桃花,等桃子熟了,你们来吃,我管饱你们。从那以后,我们虽然还到桃林里玩耍,却再也没有毁坏桃花。桃花落,扭扣般大小的桃子出现了,再往后,桃子一天天变大,脱毛了,变白了,泛红了,等桃子熟了的时候,我们真的去了,那位爷摘桃让我们吃,末了还给我们几个桃子带回家……

在以后的岁月里,因为盐碱侵蚀,村中房舍或坍塌,或变成了危房,加之村子低洼,雨水流不出去,几个池塘的水越聚越多,地面总是湿漉漉的,逢雨道路则一片泥汪汪。无法居住了,村民陆续在寨南安家。盖房脱坯,建窑烧砖,谁也没意识到要保护古寨墙,十几年时间,有近八百年历史的古寨墙,便被一锹一铲挖去了。寨坡没有了,寨坡上那位爷的家自然也就没了。

最近一段时间,不知怎的,寨坡上人家以及那些桃树,总在我脑际闪现。据我所知,那位爷寨坡上的家,离寨墙下的池塘不远,而离取水的井却并不近,要在寨坡上盖房安家,先得破土平整院子,然后才能脱坯垒墙或和泥垛墙,土可以就地取材,如用池塘的水,得一担担往上挑,饮用水需跑更远的路。不排除他的前辈在寨坡上安家时所付出的艰辛,但从他开始,才在寨墙上栽种桃树,垛那么一圈儿围墙,需要很多土和很多水,可见他的执着精神和韧劲。

我国的农民向以勤劳、憨厚、朴实著称,在一代代传承中,为了生存,总是竭一生之力,经营属于自己的“家”,寨坡上人家中的那位爷,称得上一个典型人物。



梦幻冰花 迟连方 摄影

随笔

我祖居的那个村子,曾有很古老的寨墙,据传那寨墙修筑于明朝初期。很多很多年前,又宽又厚的寨墙把整个村子严严实实地围了起来,村民由东西南北四个寨门出村进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什么修寨墙,几百年来无任何文字记载,只留下几种传说,可信不可信。但是,岁月无情,当我记事的时候,寨墙已残缺不全,北边西边的寨墙已变成土岭,土岭上长着稀稀疏疏的旱芦苇和一些不高的林木,东边南边的寨墙还相对完整,上面长着高大的树,还有几个桃园。四个寨门已不复存在,变成了四个或大或小的豁口。

再往后,我以一个少年的目光,开始观察村子,看到了村里几个很大的池塘和池塘里长势很旺的芦苇;看到了村里两座很高的石牌坊;看到了村里的七八座庙宇;当然也看到了南边寨坡上的那户人家。按原来寨墙圈定的范围,我村面积并不小,而村民的房舍并没把村子塞满,加之受池塘阻隔,多以姓氏为主聚居,把全村分为五片,村中留有较大空间。寨坡上那户人家为什么住到属于南片的寨墙上,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那户人家与我同姓,户主长我两辈,我喊他爷。按家乡风俗,大年初一起五更,拜罢祖宗牌位,给自家长辈磕过头,长辈便领着晚辈到同姓人家拜年。我家住在东片,到住在南片寨坡上的那位爷家拜年,直线路程约有1里,还得绕过一个大大塘。第一次到他家,我大约十一二岁,磕罢头,走出院门,因为好奇,我站在他家门口,看全村的房舍,哪家在放鞭炮,哪家挂有灯笼,哪家冒着炊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登高望远,领略全村风貌,这种情形,尽管以前在寨墙上曾经经历过,但这

今天这个夜晚好黑啊
而你一个人就独自地走了
你穿着黑衣服
一声不响
越走越远 越走越黑
越走越模模糊糊

天堂的路一定很黑吧
没有路人
也没有路灯
甚至也看不见星星
那你就在天堂的门口
为自己升起一盏灯笼吧

那灯笼就挂在天堂的门口
不暗淡
也不太明亮
就像你温暖的微笑
含蓄的诗行
既可以照亮那头你天堂的道路
也可以引导这头我们前行的方向

天堂的道路越黑
那升起的灯笼就会越亮
您走得越远
那灯笼就会升得越高
高出遍地的灯火
让我们在黑夜里都能抬头仰望

刘静沙

你在天堂升起一盏灯笼

致马新朝

你在天堂升起一盏灯笼
你在天堂升起一盏灯笼
你在天堂升起一盏灯笼

郑邑旧事

石狮冉

委继周

制石、弓箭等被子孙一直保存到新中国成立后。吕占鳌在牟山北坡设场教授生徒,中牟、原阳、开封一带习武之人多来投师,门下考中武举武秀才的不可胜数。其孙吕德修心地善良,办事公道,任保长数十年,为人称道。校姓是清道光二年武进士校建堂之后,因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在九堡开口,原籍东漳校家岗淹没而迁于此。所以该村村民多有习武传统,高手颇多。民国二十八年这一带百姓自发组织“蓝

小庙里。日久人们习以为常,也不觉得奇怪。有几天连刮大风,人们总听到村西庙里传出奇怪的响声,村民认为是乞丐敲击破碗的声音,也不在意。风住了后,村民忽然觉得没了声音,也不见乞丐,觉得奇怪,就到庙里察看,发现石碑的上方被凿了一个竖条型的凹槽,庙里早已不见乞丐的踪影。人们才明白,原来这庙里有一根蜡烛状的宝石,能发强光,每到夜晚石蜡穿透碑层发出红光,却不想被南蛮识破盗走。村民至此醒悟:原来南蛮用瓦块不断敲击饭碗,是麻痹人们神经,为后来的盗宝打掩护的。

吕占鳌有曾孙吕某,在我单位当保安看大门,经常对人说他曾祖和村里的奇事。

吕占鳌有曾孙吕某,在我单位当保安看大门,经常对人说他曾祖和村里的奇事。

吕占鳌有曾孙吕某,在我单位当保安看大门,经常对人说他曾祖和村里的奇事。

连载



元交易营收,但软银的名字却在业内迅速传播,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从公司仅有的1000万日元资金中拿出800万来投入一个展览会,在常人看来,这样的举动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太冒失。毕竟,这种决定的风险太大了,搞不好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公司便会

将由软银承担。”

接到邀请的软件厂商都感到很不可思议,通常他们都要自掏腰包来参展的,现在竟然有人为他们免费提供场地,不由想到:“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吗?这人是不是钱多没处花了?”

在人们的期待和猜测中,大阪电子展览会如期举行。展览会上,软银的展区成了最受人们关注的展区之一。无论从面积还是装饰上,软银都让观者大为惊叹。只见灯光熠熠的软银展台上摆满了来自上百家厂商的软件,计算机爱好者、电子从业者、软件销售商和普通上班族更是把展台围得水泄不通。

“那是一家公司的展台,怎么有那么多人?”

“听说是一家名叫‘软银’的公司。”

“‘软银’吗?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不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事实上,软银一举创下了大阪电子展览会参观人数的新纪录。虽然软银在展会上投入的800万日元资金只换来了30万日

佳的机会:一年一度的电子展览会将于9月在大阪举行。他当场宣布,将从公司仅有的1000万日元资金中拿出800万来投入大阪展览会。

听了孙正义的决定,员工们都大吃了一惊。无论如何,投入80%的资金参加一场并不能带来实际收益的展览会实在是冒太大风险了。况且,软银不过是一家刚进入软件行业的新公司,实力孱弱,却要租用与索尼等业界巨头同一级别的展区,这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呢?

然而在孙正义看来,正因为软银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新公司,才更加需要加大投入,以便在会展上打响知名度。他说:“我们要做软件的买卖,没有可供展览的软件就打不开渠道,打不开渠道就无法购入软件。这次展览会是个绝好的机会,我们要让别人记住‘软银’这个名字!”

最终,孙正义力排众议,在展览会上租下了一块足可媲美索尼的展区。接下来,他先后找了很多软件厂商:“您只要带着软件来参展就行了,展览场地和费用

也许是公司名字带来的运气,孙正义很快便碰到一个绝

多难兴邦

李济通

多难兴邦,出自《左传·昭公四年》。这个成语看似与郑国(都城在今新郑市)无关,但相关史实,却与郑国不可分。

公元前538年春,郑简公偕郑相子产出访楚国。一心想当诸侯盟主的楚灵王,借挽留之名,将其扣留,迫使其参加会盟。同时派大夫伍举,前往晋国,说服晋平公,支持诸侯赴楚结盟。

晋平公本不应允,但晋臣司马侯却说:“不行!楚王正处气盛之时,也许上天想满足他的欲望,以加深他的罪恶,然后惩罚他。也许让他获得成功。这都说不上。晋、楚都需得到上天的帮助,不可与之争夺。国君答应他,再等待他的结果。现在我们还得伺奉楚国,何况其他诸侯国呢。如果他荒淫暴虐,楚国会抛弃他,又有谁与晋相争呢?”平公说:“晋有三大优势,地险、马多、齐楚内患多多。有此三条,无人可敌!”司马侯回答说:“这三条无疑是危险信号。四岳、三涂、阳城、太室等,都很险要,却非一姓所有。冀北产马,也不是兴盛之国。依此三项,是不会国泰民安的。所以先王们均修明德,争取民心,而不依赖这些优势来巩固政权。更不能看到邻国有难而幸灾乐祸,多难可以兴邦,扩大疆土,虽没有灾难,却会失地亡国。”他举出一些实例,说明多难兴邦的道理。司马侯的言论,颇有哲理,也极具说服力。最后晋平公同意:楚国可以与诸侯会盟。

其实,伍举访晋的结果,郑相子产早有预测。伍举走后,楚灵王曾问子产:“晋国会让诸侯归附楚国吗?”子产说:“会的。晋平公追求安逸享受,心未放在诸侯身上。而大臣们又贪财敛权,无心辅佐晋王。加之有宋国盟会之约,规定晋、楚地位平等,诸侯可以互访。晋若反对,那么盟约岂不成了一纸空文?”灵王又问:“诸侯会来吗?”子产也作出了肯定回答。最后,楚灵王与诸侯会盟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

聚会一结束,高桥便通过植松约见了孙正义,提出由总和研究所向孙正义的公司投资,双方共同组建一个软件批发公司。高桥的提议对孙正义来说无异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如果合办公司的话,他不但有了资金,还可以利用总和研究所的关系网推动公司发展,于是他欣然答应了高桥的提议。

后来,总和研究所以1000万日元入资环球世界,获得了50%的股份。植松雄也顺势加入了孙正义的公司。不久,孙正义应邀把公司搬到东京,就在总和研究所隔壁租了一间办公室。

经过慎重考虑,孙正义决定将公司的名字换成“SoftBankJapan”,即“日本软件银行”。相对于环球世界来说,软件银行能让人一下就明白到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同时不失大气,更彰显了孙正义的雄心:银行会让人想到取之不尽的钱,而软件银行会给人一种“各类软件应有尽有”的感觉。就这样,一个商业帝国的雏形诞生了。

也许是公司名字带来的运气,孙正义很快便碰到一个绝